

新会县文史资料选辑

• 第十辑 •

非卖品 请交换

新会县政协文史组编印

封面设计 黄 蕾

一九八三年四月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目录

- 抗战前广州青年救亡运动点滴.....李锦波（1）
- 我参加新会解盟工作的概况.....何达云（8）
-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
前前后后情况的回忆（二）.....谢 悦（12）
- 荷塘人民抗击日寇经过.....李仕春等（18）
- 日寇侵略洗劫基背、祝斗两村的见闻
.....刘又生（22）
- 江会沦陷后日寇五次侵犯我县西南地区
的见闻.....林瑞尧（25）
- 第一次克服古井回忆片断.....任栋云（33）
- 会城沦陷期间莲塘乡的损失.....李子瑜（35）
- ✓ 从复刊到停刊——抗战胜利后的《民权
报》.....伦海滨（36）
- 荣获伦敦展览会金质奖章的新会竹壳画织扇
.....林 强（47）
- 三民主义青年团新会分团概况
.....李达生 赵绍法（50）
- 解放前新会陈皮的经营概况.....何卓坚（56）
- 回忆会城夏令业余合唱团.....莫世中（60）
- 新会城街名考——尚志街 贤洲路
.....朝练（34、49）

抗战前广州青年救亡运动点滴

李 锦 波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无限悲愤。当时广州市越秀山麓市立第一中学师生抗议日寇入侵东北大会上，该校体育主任邝瞻善面对全体师生为国难痛哭流涕。我们被激发得热血沸腾，对敌人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件，我们热情支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仅一次捐献就有二千余元，我以学生会代表名义与学校职员拿捐款到广东省银行亲交行长沈载和转汇给十九路军。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军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撤离上海。淞沪抗战也就结束。几个月后十九路军师长区寿年到市一中向师生讲述淞沪抗战经过，我被指定作记录员，对所述上海抗战事迹认真笔记在校刊上发表，这引起同学们强烈憎恨蒋介石的卖国行为。

当年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号称反蒋抗日，迎来汪精卫合夥反蒋。汪在广州公开演讲假惺惺地说：“蒋介石挡住抗日军队前进道路，想抗日必先反蒋。”广州青年们初时满腔热情期望政府领导抗日，一时没有看清陈、汪的真面目。有一次广州全市大中学校派代表在中山大学礼堂集会商讨组织学生抗日联合会，讨论到采用何种名称时，有人主张用“抗敌联合会”，但许多人指出抗敌的“敌”打击对象不明确；于

是又有人提出用“反日联合会”名义，讨论结果大家认为“反日”不如“抗日”贴切，因为不是我们反对日本，而是由于日寇侵犯我国，我们被迫愤起抵抗侵略。最后决定成立“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推动全市学生向市民提出抵制日货，支援东北马占山抗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平津学生发动大规模游行，广州学生响应平津一二·九运动，举行抗日大游行。当浩荡的队伍将到荔湾桥头时，国民党地方当局预先派特务在游行队伍中殴打学生，我们坚持游行，制止特务的捣乱。从此我们逐渐清醒过来，指望当局领导抗日的幻想破灭了。

接受这次教训，我们就用怀疑眼光看待国民党当局，时刻警惕他们可能加害我们。广州市立师范学院便成立“抗日五人团”，最先参加的有秦一飞、李木子、云昌遇、黄书光、苏宏等，因为属于秘密组织，活动范围很狭窄，那时我们不敢大胆吸收认为信不过的人。为此决定以“抗日五人团”为骨干组织公开的“活路社”，社员有几十人，其中主要活动分子有冯容芷（冯平）、区保龄、吴公治等。该社在学院内出板墙报宣传抗日，适值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我们就在墙报上提倡联合抗日主张，这取得进步教授尚仲衣、陈守实……支持。其时学院还有其他团体，如黄绳、容汉勋组织的“孩子们社”，林敬文、林道俭组织的“抗战剧社”，彼此互相配合，促使同学注视国难深重的时局。

一九三五年暑假前夕，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来广州活动。活路社向学院院长林砺儒提出邀请陶先生到校演讲，林院长原意想陶讲教育方面学术问题。我们面见陶先生提出请他讲讲有关抗日救国的事，结果陶先生讲有关新文字方面的问

题。这有助于推动汉语拼音运动的开展，间接促使同学们学习书本知识外，扩大视野接触现实问题。我们又协助“新儿童社”请陶先生向部份广州小学师生讲话，指引他们关心国事。广州文化界当时有多种多样的组合与活动，特别是动员同学们踊跃参加到“歌咏团”中去。

广州有一间进步书店，经理吴涵真是辛亥革命领袖人物黄兴的女婿，又是救国会会员，他编有《叱咤风云集》歌集，吴先生当时年龄近半百，与青年关系很好，他在歌集中收有“反战歌”一首，我向他提出我们不应一律反战，只反对侵略战争，他虚心接受正确建议，把那首歌名改为“反侵略战歌”。吴涵真向广州青年会一位姓余的总干事提出，就由青年会发起组织歌咏团。青年会一向有各种各样适合青年口味的活动借以团结广大青年，从而扩大教会的影响。我们认为青年会有现成场所可用，该会出头聘请何安东、陈世雄教唱歌，这是公开合法活动的难得机会，于是动员同学们参加歌咏团，计有二千余人参加该团。最初何、陈教唱一般流行歌曲，我们要求学救亡歌曲，终于争取学唱了《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每周有三晚集合学唱歌，每次到会的除正式报名者外还带来临时参加的亲友，所以整间大礼堂座无虚席。教唱的歌词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词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借故无理向青年会抗议，我们改用“××”代替“日本”一词印在歌纸上，唱歌时还是唱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原文。活动中，地下党为了加强该团工作，由吴奔流等向全体团员提出组织歌咏团干事会，公推徐青、李木子、吴奔流、汤士、郑惠娴……为干事，全团团员分别编成几十个组，选正副组长各一人，这样做便将松散的一群青年组织起来，其中除文化人、青年学生外，还有工厂、商店

男女青年，后来该团只活动一段时间就解体，青年会不再续办第二期。因为青年们受地下党教育影响，大部份团员不同程度成为广东救亡运动的活动分子。

×

×

×

广州市永汉北路与西湖路之间原来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市立师范学校，一九三三年暑假扩办为高等教育机关——广州市立师范学院，原市师改为师院附中。考进这间学院的学生家庭较为贫苦，虽然不少学生兢兢业业，希冀毕业后觅得教席过清茶淡饭生活，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怕招致被开除学籍，堵塞了唯一的出路。而有些同学却对时局变化很敏感，觉悟到个人出路要与国家民族出路连结起来，就急于寻找正确的领导，凡参加活路社的同学都有这种想法。“抗日五人团”的几位成员首先参加“中青”，广州地下党正式恢复前在广州出现的“中青”与“突进社”可说是地下党的前身。一九三六年正式恢复广州地下党时，这间学院参加地下党的有秦紫葵、李木子、云昌遇、黄书光、苏宏等。陈翔南曾在学院肄业半年，（他自动退学，奉地下党命到江门开拓革命新阵地。）云昌遇被开除学籍，随校迁往河南石榴岗新校舍的学生党员只有秦一飞、李木子、黄书光和苏宏四人。

一九三六年广东成立一所新的省立大学名叫勤勤大学，把旧有的“工专”和“市立师院”分别改为大学的工学院和教育学院，另行增办商学院，三个学院合成一所大学。工学院与教育学院迁往石榴岗成为校本部，留下商学院在市内光孝路。我们师院的同学和工学院同学从此频繁接触。大学新发展党员有区保龄、廖文照、陈能兴、邹优瑞、黄玄，于是成立党支部，秦一飞和李木子负责支部工作，市委派王均予联系领导支部。活路社人数也稍有增加，但没有大发展，因

为日寇步步进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党中央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公开号召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进步面目出现的活路社未能适应形势的需要，须转用公开形式吸收大量学生参加救亡活动，才能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活路社虽然存在，它只作为跨班级成为联系班级的纽带。社员自愿入社，随时可以退社，教育系同学李有杰入社不久积极在教育系开展活动，但他表示入大学不容易，怕被开除学籍致令栽培他的叔伯们难堪不得不退社，我们欣然同意，希望他以同学关系和活路社配合工作；李有杰愿意作为同路人彼此合作共事。

我们一方面勤奋学习，争取教授同情支持。那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已入粤，南天王陈济棠垮台，广东派失势，前校长林云陔，后任校长的陆嗣曾一班人把勸大作为他们退守的据点之一，因与蒋介石有矛盾，对我们暗表同情，教务长林砺儒有时口头批评我们言行太过火，实际上仍然听任我们活动。我们在石榴岗接待过一二·九运动后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下代表，大家交换过青年学生救亡活动经验。“民先”代表要求我们组织“民先”分支队伍，我们认为不必拘泥同一名称。我们把问题提到市委去，大概后来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固然形势发展的需要，“民先”代表的意见也起了促进作用。

学院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尤其是班会既合法，包括学生群众又广泛，我们做班会工作有很大收效，便在班会基础上酝酿成立学生会，召开班会代表会议公推李木子为学生会主席。从此以后党支部就以学生会为中心推动全校的救亡运动。在不够一年的时间内出版过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专刊，刊登的主要文章引用孙中山三大政策提出联共抗日主

张。为了使学运与所在地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党支部用学生会名义组织乡村服务社，派党员学生陈能兴负责。适值有从马来亚回国的党员周锦照派到学校附近的“土华”村活动，我们便与周同志密切联系开展群众工作。

这期间蒋介石中央军已控制广东，便在勳大收罗一些学生做爪牙，特别派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黄埔行辕主任到校演讲，大骂共产党，推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货色来蒙骗只顾埋头读书不明时局真相的学生。校党支部曾为此向同学们做过消毒工作，我们指出全民起来攘外抗日国内自然可安，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北上抗日，继续内战等于民族自杀。不少同学初时受骗，听我们的消毒意见后逐步看出行辕主任的真面目。但仍有少数学生受 CC 派利用，借故用班会名义贴出声明退出学生会。我们苦苦劝说同学，大多数人明白事理后不受 CC 派利用的人于出分裂学生会的所为。

蒋介石镇压救亡运动，原来的广州学联被解散。中共广州市委为了便于领导全市学生救亡活动筹组地下学联，党员学生黄书光被派到地下学联工作，他趁机把各校与勳大紧密联系，广雅中学活动分子曾到过石榴岗与我们联系，我们在礼堂接待过他们，双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今后两校密切联系，广雅同学特别在会上合唱从歌咏团新学来的救亡歌曲。两校学生高涨的救亡热情在会场沸腾起来。这次来勳大联系的广雅同学中，曾任中共佛山地委宣传部长陈兴中同志是其中的一个年轻小伙子。

.....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党员学生秦一飞毕业离校派到江门与陈翔南同志合作共事，李木子毕业后被分配到开平参加开平地下党领导工作，黄书光、苏

宏回广西原籍活动。剩下区保龄等随校迁往广西梧州，后来又迁徙到罗定、连县，虽然改为文理学院，仍然发扬勸大学运活跃的传统。地下党在勸勤大学撒下革命种子生根发芽，不因一些党员离校而中断活动，后继有人，往后学校救亡运动继续蓬勃发展。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于新会
中秋

新会文史资料第四辑目录

一九八一年九月编印

我们怎样在战争前面保卫家乡工作

——新会抗先通讯……………梁克

有关《中流》二三事……………李锦波

抗战初期会城的抗日救亡宣传团体……………何达云 赵拱卿

江会的抗日献金热潮……………伦海滨

抗日战争期间县政权概况……………何卓坚

抗战时期国民党新会县党部的一些内幕……………李达生

盟机空袭江会纪述……………伦海滨

会城沦陷后见闻回忆……………刘又生

会城沦陷时期的惨剧——人剌人、人吃人……………伦海滨

抗战时三埠沦陷后的四邑极业……………伦海滨

男爵·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丧生记……………伦海滨

我参加新会解盟工作的回忆

何 达 云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家后，由当时中共新会地下党负责人冯光同志吸收我参加新会地下党领导下的新会解盟工作。第一次在会城象山召集我和陈仲衡开会，由冯光同志代表新会地下党宣告新会解盟正式成立，并指出解盟的性质是在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任务是团结教育争取社会上那些反对蒋介石同情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有条件的并可吸收为盟员。会上冯光同志说：新会解盟由他兼任书记，陈仲衡任宣传，我任组织。当时还研究决定了我和陈仲衡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打进新会伪县府工作，及提出一批准备发展为盟员的名单。其中有：陈丽荷、梁其苏、曾子、陈东、谭增钦、钟鸣、陈介中、李龙攀等人。第一次象山会议后，在冯光同志调入新高鹤部队工作之前（四八年八月间），由冯光同志偕同容辛同志到会城找到我和陈仲衡，再到象山开会，说明在他入部队以后，由容辛同志负责与解盟联络，并决定会城地区解盟的工作，由我和陈仲衡负责；江门地区解盟的工作，由容辛同志负责。

按照第一次象山会议上的决定，我通过《民权报》总编辑施见三的介绍，陈仲衡通过其兄陈廷勋及李维的介

绍，于四八年十一月间先后打入新会伪县府第三科（教育社会科）工作。我任第三科科员，陈仲衡任第三科督学。那时冯光同志已调入新高鹤部队工作，地下党改由李光中同志负责直接领导与布置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在伪县府的工作，一方面是团结争取在伪县府任助理秘书的梁炳培、李维等人，并注意伪县府内部及社会上的政治动态向李光中同志汇报；对伪县府内部的上层人物，如伪县长张寿、秘书李朝彦，第三科长何元卓，第四科长何元俊等人，则通过梁炳培、李维去接近了解他们，适当做一些争取工作；对一些中、下层职员，则由我们直接与他们接近，做一些宣传教育工作，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面目，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对三科科员陈鉴、督学周松楷、张明晖等人，经常和他们谈及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共产党深得人心；透露国民党军队溃败，共产党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并针对当时说“共产党公妻共产”等无耻谰言进行辟谣等。这些人解放后便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象山会议上提出一批准备吸收入盟的对象，通过我们分别进行工作，结果由我负责发展了陈丽荷、曾子、陈介中为盟员；陈仲衡则发展了梁其苏、谭增钦、陈东为盟员。陈丽荷是会城葵风小学的校长，陈仲衡的爱人。解盟给她的任务，除了通过学校的工作团结会城的教师外，并负责我们在学校里与冯光、李光中开会时的掩护工作及注意在学校教师中发展盟员；解盟给曾子的任务是要他多联系社会上一些中层人物如伪乡长、伪参议等人，并注意当时会城伪刑警队的活动，接近伪刑警队长张长城（伪县长张寿之侄），通过他了解这方面的情报。为了便于工作，在布置他筹组俱乐部不成后，便通过梁伯南、钟鸣介绍他入新新酒楼当店员。陈介

中在会城简师当教师，通过他注意团结争取在新会的一班中大同学，如李龙攀、谭叔明、林天锡等人；梁其苏是医生，通过陈仲衡到广州动员她返会城开业。由陈仲衡吸收她入盟后，通过她为解放区培养医护人员，并与梁炳培等人进行争取伪县府及社会上的上层人物。如当时李光中同志还要我们了解张寿在家中的情况，我们便通过她与梁炳培设法将张寿迁至她医务所后边的公余别墅（即现公安局）居住；陈东是葵风小学的教导主任，解盟给她的任务是协助校长陈丽荷工作；谭增钦是会城长安药房的司理，解盟要他通过长安药房联系会城一些工商业者及中医中药界人士。

会城葵风小学，是由新会地下党负责人冯光同志授意我们组织的，校董会的董事长赵梅友是地下党员，校董黎民也是地下党员，我和陈仲衡、陈丽荷都是校董，副董事长钟敏荪及其余七名校董均是进步民主人士。教师中有梁苑平、李云、何欣三人是地下党员。新会解盟成立后，这里就成了我们与地下党冯光、李光中等同志接头开会的地方。为避免学生及教师察觉，见面开会时多在晚上，故由我动员陈丽荷夫妇从家中搬回学校居住，以作掩护。同时我们也是以这所学校为据点，开展对会城文化教育界的团结教育争取工作。首先以团结会城文懿、平山两所小学为核心，进而推动组成了会城教师联谊会，参加教师有七、八十人，成为党在会城文化教育界的有利阵地。

我们还以会城新新酒楼、长安药房、文明书局等商店为据点，来加强与社会上各方面人士的联系。在新新酒楼，以进步民主人士梁伯南、钟鸣、黄吉璇等人为对象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并安置盟员曾子进店当店员；长安药房司理谭增钦入盟后便布置他通过药房去联系中医中药界人士；在文明

书局则以何卓坚为对象进行团结教育工作。这些人在新会解放前后，对革命工作都作过一定的贡献。

一九四九年三月以后，解盟的工作重点是通过梁炳培、陈廷勋等人向陈仕俊、陈怡芬等地方武装头子搞策反工作。并由陈仲衡通过其堂弟陈柏扶掌握陈仕俊的自卫大队中的一个特务排作为党的地下武装。在新会解放前夕，由李光中同志在会城侨光小学召开部份盟员会议，布置迎接会城解放的工作，参加的人员有我、陈仲衡、陈丽荷、陈东、陈柏坚、李树声等人。会议指出：在会城真空期间要特别注意维持会城的治安。学校要复课，商店要复市，并要准备做好各项宣传工作。对维持治安工作，由陈仲衡和梁炳培、陈廷勋等人进行；复课工作由陈丽荷与陈东分别通过葵风、侨光、文懿、平山等学校进行；复市工作由我与曾子、谭增钦通过新新酒楼、长安药房、文明书局等商店进行；准备各项宣传工作则由葵风小学、侨光小学的教师和解盟同志负责进行。在会城真空期间，即以解盟的名义公开进行维持治安、复课复市、迎军支前等各项工作。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七日，才由李光中同志在军管会会城办事处召集在会城的解盟盟员，宣布解盟已完成其历史任务光荣结束。参加的盟员有我、陈丽荷、陈东、曾子、谭增钦、陈介中等三十多人。

八二年十二月廿六日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成立前前后后情况的回忆（二）

谢 悦

（二）集结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英勇抗击日寇进入第七年，全面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日寇彻底失败已成定局。但日寇却进行垂死挣扎，仍幻想实现其“东亚共荣圈”的迷梦。集结残余力量，向我国西南地区推进，直逼重庆，企图迫反动派头子蒋介石订城下之盟公开合作反共。当时盘据广州、三水、佛山、九江、江门等地日军，为配合行动，准备倾巢出动，分西、北两路，向湖南衡阳、广西桂林、南宁进犯，直趋贵阳，抚重庆之背。我党分析了这个形势，认为日寇在我省的残余力量，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向我省西南地区进犯，直逼南宁，因此，决定开辟粤桂边境的游击区，陆续向新鹤边境调进一批军事干部和队伍，加强加快新鹤边境抗日武装的建设。

一九四四年三月间，新鹤县委就开始对为党所控制、掌握的新会县国民兵团第十五区队进行整顿、加强、扩大。把在新会县自卫大队第三中队搞地下工作的曹广同志调进第十五区队，加强武装骨干力量，开展军事训练工作。同时，对十五区田金乡的自卫队，也进行了整顿，改派刚参加党在外

海麻园乡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回来的周达标同志任队长，积极进行扩编。为了迅速补充、扩大这两个抗日队伍，县委指示田金、井岗等党支部，动员农民兄弟参军。提出的口号是：打日本，保乡土！经过各个党支部的努力，向青年农民做思想政治工作，迅速动员了几十个青年农民参加这两个队伍。井岗乡党支部在几天时间内，就动员了曾华、曾惠、黄满、梁寒等十多人参加抗日队伍。我的弟弟谢北昌，当时年仅十三岁，党支部也动员他参军了，编进“小鬼队”。

当时驻在新鹤边境一带的队伍是国民党四邑反动头子周汉玲的部队，驻抗日最前线的第十五区一带的是周汉玲的陈碧泉大队。他们与日伪军互相勾结，互相通气，鱼肉百姓。日寇有什么出动扫荡、抢掠，日伪军就事先通知周汉玲的部队，叫他们闪避。因此，盘据江门、会城的日、伪军，准备沿新开、新鹤公路，潭江水陆并进，企图占领我省整个西南地区直通广西南宁的行动，周汉玲的部队提前就知道了。但蒋介石在海外大肆宣传要死保四邑侨乡，以骗取华侨对抗日物资更多的捐赠。所以，日寇每次沿新开公路出动扫荡、抢掠，周汉玲的部队照例事前召集十五区区公所、区队的负责人开军事会议，布置所谓抗击日寇的计划行动。一九四四年四月间，国民党驻十五区的部队头目陈碧泉，得悉江门、会城的日伪军很快就会沿新开公路与潭江水陆并进，就派他的大队副陈鸿鸣主持召集十五区的负责人开军事会议。陈某为了他的部队“金蝉脱壳”，不战而逃，把抗击日寇的主要任务落在十五区队的身上。在会上，陈某胡说什么：“我们接到情报，日寇最近要出动进犯我区，为了击退日寇，特作这样部署，由十五区队把守大泽墟口的公路桥，那里是有险可据的，不要让敌人前进一步，要死守；我们大队则占据大泽墟

周围的群山，一方面抗击日寇，一方面掩护你们区队，希望同心协力，共同击退日寇进犯”云云。当时，负责十五区党的工作负责人黄斗垣等亦在场。本来，县委对十五区队早有布置，指出国民党的部队必然是不战而逃，我们的区队要见机，不要上国民党的当，在战斗中要见机向小岳撤退集中。但黄斗垣等人听了陈某的所谓战斗部署，把作战任务主要落在区队身上，一声不响。曹广同志见此情况，忍不住了，就按照党的指示，提出自己意见：“扼守公路要道，应由守军负责，我们区队力量单薄，战斗经验不丰富，只可配合行动。”陈某听了，大发脾气，拍台而骂：“你是什么东西，敢提异议，破坏作战计划。”在他的淫威逼迫下，全场鸦雀无声，所谓军事会议的作战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底，江门、会城的敌伪军倾巢出动，沿新鹤公路、新开公路扫荡，另有小炮艇，橡皮艇十余只，进入银洲湖，溯潭江直上，正是水陆并进，大举西侵。国民党驻在新鹤边境一带的守军，不战而逃，纷纷向恩平方向溃退。新鹤线的敌伪军，一天多的时间，就占领高鹤县城，过云乡，进入开平水井，南下直抵开平单水；新开线的敌伪军因受抗日区队的阻击，行动较慢，隔日才达单水。两路敌伪军在单水汇合，连同水路的小炮艇、橡皮艇，直占三埠。至此，整个新鹤边境沦为敌后。

第十五区队在陈碧泉召开的军事会议后，只好按照陈碧泉的所谓作战计划在大泽墟口的公路桥西边，构筑了一些简易工事。当日伪军沿新开公路西侵时，第十五区队当即进入阵地，阻击敌人。日寇组织十多辆小型坦克为先头部队，掩护步兵前进。当日寇的先头部队进入十五区队的阵地前沿时，区队的同志立即组织火力反击，敌人马上停止前进，集

中轻重机枪、小钢炮向区队阵地轰击。当时在指挥战斗的曹广同志，还指望守在大泽墟周围山上的陈碧泉部队配合作战，但敌人疯狂地向区队阵地袭击时，并不见他们的配合，原来他们早就撤退得无影无踪了。曹广同志见此情景，当机立断，马上带领区队撤出阵地，向党指定集中的地点小岳方向撤退。为了避免伤亡，以最迅速的行动，越出敌人的火力网范围，安全抵达小岳乡。

小岳，位于司前墟以南，靠近潭江，属于半沙田区，因距离新开公路较远，因此，日寇每次沿新开公路扫荡，很少到这个地方。该乡小学，长期有共产党员在内任教，开展抗日宣传，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党所以在开辟新鹤边境游击区的斗争中，把它定为抗日部队的临时集合点。当时县委书记陈江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就常驻该乡，布置工作，实际上是县委领导机关临时指挥部的所在地。十五区队到小岳集中后即进一步进行整编。跟着，打进周汉玲所属的伍扑大队担任中队长的黄国明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把他所率领的中队的骨干，以及参加党在外海麻园举办的军事训练班部分干部，编成一个小队，拉到小岳集中，投入新的斗争。

党所控制、掌握的新会县自卫大队第三中队，当时是驻在双水墟的。该墟在银洲湖西岸边，湖内经常有日寇炮艇游弋，东岸地区就是沦陷区，既是抗日的最前线，又是国民党新会县政府所在地天享的重要屏障，所以国民党政府把银洲湖西岸划为封锁线。但当时双水墟是商人，大天二从内地抢购物资运往沦陷区和港澳地区和从沦陷区和港澳地区组织私货、毒品到内地推销的集散地之一。物资进进出出，必然要穿越封锁线。因此，商人直至一些大天二，要使自己的物资经过封锁线畅通无阻，按国民党的规矩，就得行贿送礼